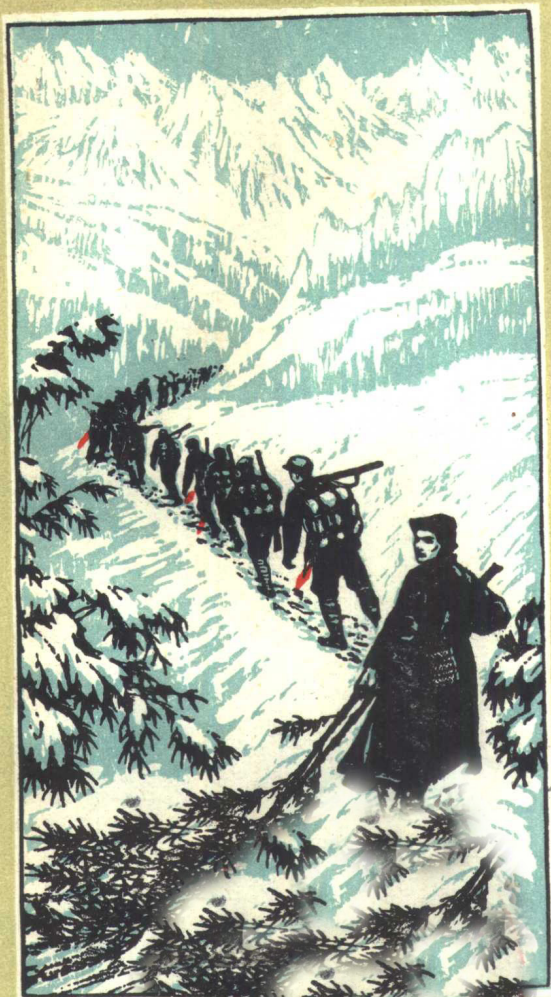


革
命
故
事

四明山上

陈 布 衣 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革 命 故 事

四 明 山 上

陈 布 衣 著

何 巧 玲 插 图



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奉命北撤后，留下来堅持在四明山区的少数同志，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，高举革命紅旗，和群众一起，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斗争。

1947年5月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无耻地破坏了“双十协定”，我党又在浙东建立了人民武装。新的斗争开始了。

四 明 山 上

陈 布 衣 著

何 巧 玲 插图

※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6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01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※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 3/8 字数56,000

1959年1月 第 一 版

1960年3月第五次印刷

印数：70,101—90,100

統一書号：T 10103·201

定 价：(5)一角九分

出版者的話

浙江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，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天开始，党就領導浙江人民进行了長期的、艰苦的斗争，在那長期的、艰苦的斗争中，有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集中地表现了祖国的許許多多优秀兒女，在戰場上、在地下工作斗争中、在敌人的監獄里、法庭上、在劊子手的屠刀下，不屈不撓、不惜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，和热爱人民、无限忠誠于党的事业的高貴品質。这些光輝燦爛的业迹，过去，現在，將來，对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，永远是我們学习的榜样。

为此，我們决定編輯、出版这套“革命故事”叢書。一方面是想帮助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；另一方面是激励大家更好地学习英雄們的榜样，发揚光榮的革命傳統，积极地参加祖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事业。

編輯、出版革命回忆录，有着重大的意义，不仅可以深刻地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及我們的后代，而且也是丰富我們党史的宝庫的重要史料，和对先烈們最好的紀念。但是，收集、整理、編輯、出版这些光輝的革命事迹，單靠出版社的力量無論如何是不行的。我們恳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，特别是过去曾在浙江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的支持和协助，提供綫索，多多写稿，共同把这套有着重大意义的叢書搞好。

目 录

留下坚持.....	(1)
会见谭政委.....	(3)
离别.....	(5)
在杜徐村.....	(6)
学习.....	(9)
轉移驻地.....	(13)
在屏风山.....	(17)
六谷的来源.....	(19)
野果子.....	(22)
山主人.....	(26)
离开屏风山.....	(28)
汇合.....	(30)
一个牧童.....	(31)
敌人的鬼花样.....	(32)
被圍.....	(35)
一份信件底稿.....	(40)
除害.....	(42)
天华缴枪.....	(46)
反“清剿”会议.....	(50)
雪天斗争.....	(51)
丢开敌人.....	(54)
一笔血債.....	(56)
一条雪路.....	(57)
振奋人心的会议.....	(59)
重新建军.....	(61)
第一次火的洗礼.....	(64)
两个伪乡長.....	(65)
冲出去.....	(68)
一个不相識的自已人.....	(69)

留下坚持

1945年8月，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消息，象春风一样吹到了浙东抗日根据地之——四明山，当地的人民欢欣鼓舞，到处集会庆祝，鑼鼓喧天。往日不可一世的鬼子兵，胆小地縮在宁波、余姚等几个城市里。

这时，新四軍浙东游击縱队司令部按照朱总司令发布的命令，命令各支队从四面八方余姚、宁波挺进，去收复城市，迫使日本鬼子放下武器。各地的民兵也随着部队，帶着各式各样的武器——有步枪、有土枪、还有原始的大刀、檀树大炮等，但是切莫看輕这些武器，我們就是用这些土武器打得敌人魂飞魄散，抱头鼠窜的——去包围城市。

我們——中国共产党南山县（即現在的余姚县姚江以南的地区和上虞县城以东的地区）委员会和南山县办事处——也从梁弄鎮轉移到离余姚城十华里路的南庙村，一面忙着做部队的后勤工作，一面又要整頓党的組織和民兵的組織。工作非常紧张，日子也过得很快活，差不多每天都有捷报傳來：

××部队繳到了敌人多少物資；

××部队破坏了敌人多少桥梁和电訊設備；

××部队收复了××地方；

.....

胜利的消息鼓舞着我們，它是最有效的兴奋剂，多少个白天和黑夜，在欢笑声中飞驰过去。我們忘記了什么叫做“疲倦”。

日本鬼子投降了，我們滿以为从此可以和平了，再也不要去

蹲山窩了。可是，事情的发展，却出人意料之外，中共浙东区党委突然来了通知，要我們把机关撤回梁弄去。

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，我們茫然了。

不久，又有一个消息傳來說：浙东游击縱队准备北撤。

这个还未証实的消息，活象个晴天霹靂，这难道会是真的嗎？

浙东区党委正在上虞县城召开扩大會議。我們焦急地等待着区党委的决定。

这是一个晴天的下午，中共鄞慈县（即現在的鄞县以西和慈谿县姚江以南的部分地区）县委李書記闖进我們的机关里，一碰到我，就开门見山地說：

“老陈，請把我的爱人調走。”

我知道他剛开完区党委扩大會議回来。一看到他这副匆忙的样子，我不由得顫抖了一下，莫非几天来流傳着的“小广播”竟是事实嗎？

“我已征得区党委組織部汪部長的同意。”李書記不等我回答，馬上陈述理由道，“唉：来不及办正式的組織手續了，太侷促了，請变通一下吧！”

这时，李書記的爱人小孙剛巧跳跳蹦蹦地跑了进来，她看到我們的臉色，呆了一下。我就要她馬上办好組織手續，随李書記到鄞慈县去听候分配工作。她听了我的话，臉色立刻变了，但她終于忍住了，只是用牙齿咬了咬咀唇，一声不响地出去了。

当时，我多么想了解一下区党委扩大會議的情况呀！但看了李書記那副匆忙的样子，我又不好意思开口了。

李書記和小孙匆匆地走了。我的心却七上八下的不安定。

俞震同志（当时的中共南山县委書記）回来了，他来不及換口气，就立刻召集县委紧急會議。在會議上，俞震同志傳達了区党委的決議：为了全国和平，除少数人留下坚持外，全部北撤！

会上，还宣布了留下坚持的干部名單。党决定叫我留下来。

当时，我想得很多，服从組織決議，叫我留下来坚持，这沒有問題；但从根据地轉为白区斗争，我却缺乏經驗，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嗎？心中沒有个底。

“喂，还有什么意見嗎？如果沒有意見，談談你們的要求也好。”老俞沉重地說道。

干部問題和經濟問題都解决了，我們唯一的要求是：給我們留下一建武裝。

老俞馬上和区党委通了个电话。回答是明天要我們到区党委去，譚启龙同志（当时的新四軍浙东游击縱队政治委員）要和我们談一下。

時間不允許我們詳細的討論，我們分完工后，就当夜分头工作起来。

会見譚政委

第二天清早，天还没有大亮，朱之光同志和我就动身到上虞县城去見譚启龙同志。我們沿着靠山脚的大路走去，四周是巍峨陡峭的高山，树木綠得可愛；平原上，縷縷炊烟，升向天际；早起的农民，有的背着鋤头在看田水，有的披着衣服，打着呵欠，站在門口看天色。一切还是老样子，既平靜又安逸。可是，我倆却没有心思来欣賞这美丽的山色。一路上，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，連話也談得很少。

到了上虞城，已是九点左右了。我們走进区党委的所在地。这里是一排五开間的楼房，前面有一个不很大的天井；天井里有一排整齐的冬青树，靠牆处还有几株石榴。

譚政委的秘書招呼我們在中堂間坐下。

进进出出的同志真不少呀！都是匆匆而来，又是匆匆的去

了。不一会，譚启龙同志輕輕地走到我們的面前，握住我們的手，說道：

“你們來了，好！我們研究了你們提出的那個要求，要武器是可以的，南山中隊的武器全部留給你們，至於部隊，那就不必留下來了。”

他看了一下我們的眼睛後，又緩緩地說道：

“你們留下來的任務，主要是樹立黨的旗幟，聯繫群眾，保存黨的力量。要是國民黨決心打內戰，我們一定會回來的！”

接着，他分析了一下國內的形勢和執行堅持任務時要注意的問題。最後還叮囑我們，以後在工作中碰到困難，可以隨時去找四明地委的負責同志。

譚政委的喉嚨有些嘶啞了，面孔也比以前消瘦了，但說話時，精力仍是那麼充沛。

轉眼已是中午了，譚政委留我們吃中飯。吃飯時，我們又看到了何靜同志（當時的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司令），他的臉色也不大好，眼圈發黑。

中飯後，我們就告辭出來了，譚政委和何司令一直把我們送到門口，他們緊緊地握着我們的手，眼睛直視着我們。我發覺這兩位平常嚴肅的首長的眼睛里，閃爍着激動的光。

“任務艱巨得很，可是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完成任務！”譚政委說道。

“好好保重身體！”何司令接着說道。

臨別時，兩位首長還是一再地叮囑和關懷，真使我們感動極了。

我們高高兴兴地回來了。到了梁弄，我們向俞震同志傳達了譚政委的指示，要求把南山中隊的武器留下來。

就在這時，朱之光同志的肺病復發了，只得暫時和我們分別，回到家鄉附近養病去了。

当天夜里，我們召集了各区特派員来开会，传达了譚政委的指示。

离 別

“瞿瞿”的叫子声，划破了宁静的空間。

“集合！集合”的喊叫声，震动着每个同志的心弦。

同志們紧綑着面孔，背上背包，慢騰騰的走到院子里站队，除紧张的呼吸、跳动的心臟外，静寂得一点声音也沒有。是的，离开这块土地誰不难过呢？我們在这块土地上生長，我們流了不少鮮血灌溉了这块肥沃的土地，現在，却眼看着又要遭到豺狼的糟蹋了。北撤的同志看了看我們留下的少数同志，一面有些替我們担心，一面心中又有些安慰。是的，只要有党的力量在，敌人是无法瘋狂的……

当然我們的心情也是同样的沉重、留恋。

“同志們，馬上要出发了，你們再仔細的檢查一下东西，特别是老百姓的东西，該还的要还好，該賠償的要賠償好。解散！”

同志們有的分头向自己駐地跑去，有的就和留下的同志互相交換照片，有的贈送簿子，在第一頁上写上：

“××同志，祝你胜利的完成任务！”

“××同志，祝你身体健康，胜利再見！”

“完成任务”“胜利再見”是大家共同的愿望。

分別的时刻终于到来了。北撤的同志重新集結在院子里，整理好队伍要出发了。我們站在大門边，盯着每个同志从面前走过去，北撤的同志也透过晶莹的泪光望着我們，大家的心里都难过极了。

“胜利再見！”我們互相握手道別着。

有一部分北撤的同志来不及把自己的孩子带走，只好忍痛把孩子送给群众，或者寄养在群众家里。群众抱着孩子来送行了，送了一阵，又是一阵。

“同志：你们放心好了！我们会象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的。”

俞震同志把一支驳壳枪放在我的手里道：

“老陈，这给你！”

我握了一握他的手，看着这一支队伍渐渐远去，背影逐渐模糊了，逐渐变成了黑点……

接着，我们也整理好行装离开了梁弄，老百姓站在门口含着眼泪向我们频频的点头示意，我们默默地向地委负责同志的驻地进发。一面走，一面想着自己的心事，北撤的同志的面庞、笑声、姿态……一个一个的在我们脑子里翻腾，我们在一起作过战，一起工作过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而今天却转眼就分开了，我们的眼泪不觉夺眶而出。是谁迫着我们分别呢？抗战八年我们受尽了千辛万苦，国民党却躲在“大后方”享福，今天一胜利，他的矛头又指向了我们，一股怒火，从我们胸膛燃烧起来，我们虽然只有几个人，但是我们有党在一起，有千千万万的群众在一起，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，我们一定能胜利！

在杜徐村

我们从梁弄镇到杜徐村已是中午过后了。只见溪边、大路上、屋门前，人声鼎沸，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，有的边走边谈，有的大声喧嚷，有的低声哭泣，有的轻轻叹息……原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后勤部住在这里，这些就是不能随军北撤的后勤人员。

他们在向领导请求，不要把他们遣散回家，要求生死在一

起。可是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他们的身体，经过长年累月的游击生活，衰弱得很，随部队北撤非常困难。当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时，就更加激起了对敌人的愤怒和痛恨，他们咒骂着：

“不要脸的东西，鬼子来的时候，缩着乌龟头不知逃到哪里去了，今天又爬回来了。”

“他妈的，今天他们倒坐享现成。我们哪里也不去，非和他们拚到底不可。”

“.....”

但是，他们终于被领导同志说服了。每个人只好揩着两三四白布（当时我们是用抗币的，所以国民党钞票不多，有一部分同志就用物资作遣散费），揩着眼泪，和同志握手道别。

“同志，要做硬骨头，不要做软骨虫。”

“保重身体，部队回来后再见！”

我们刚从梁弄和北撤的同志告别，到了这里，又看见了这种难分难捨的场面，心里真是难过极了。

四明地委特派员所住的院子里，人真不少，有的在低声交谈，有的在写什么。地委特派员的警卫员不断的喊着：

“××同志，首长请你！”

我们是熟人熟路，不等邀请，就走进地委特派员的房间里，正好有人跟他在谈话。他见了我们，就挥挥手要我们在一旁坐下。

这时，虽然已经是晚秋季节了，我们却跑得浑身是汗。休息了一会后，地委特派员走到我们面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问道：

“你们刚从梁弄来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我们传达了谭政委的指示，他在一旁静静地听着。听完了我们的传达后，接着就对南山县的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，要我们在尽量想法保存党的力量的原则下，慎重地进行各项活动，并一再

要我們尽量做到群众化。最后他說：

“南山县的群众基础好，地点又适中，我想今后和你們在一起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有点不大相信地問道。

“当然真的，难道还会假的嗎。”

听到地委特派員要和我們在一起，我們的心里真是說不出的高兴。

“好吧！今天就談到这里为止。”他停了一停，又說，“还有，要給你們一些武器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就馬上站了起来，大声地喊道：

“警卫員，你把駁壳枪拿出来。”

听说要給我們一些武器，同志們都乐得跳起来了，連平时不大爱說話的阿潮同志也有說有笑了。握慣了鋤头柄的人，今天要拿盒子枪了；这多高兴呀！过去只看見敌人挂着盒子枪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。今天我們自己要挂盒子枪了，而且还要用它来对付那些凶惡的敌人，虽然枪支是那么蹩脚，尽是一些“汪（精卫）造”，即使有几支是洋造的，可是口徑都很大，年老得很，子彈又那么少，每支枪只分到十发，有的还是下火子。

同志們拿到了武器后，翻来复去地擦着摸着，活象小孩兒第一次得到了洋囡囡一样好奇和喜爱。我們这几个人，对付土枪就象对付鋤头一样，但是对盒子枪却不大熟悉了，怎样上子彈呢？怎样瞄准呢？怎样拆开来和裝上去呢？这时，老战士和老警卫員都忙煞了，同志們三三兩兩地圍了上去，請教着。老战士全心全意地教着，同志們也全心全意地学着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：光有盒子枪，如果不会打或者是打不好，那还不及鋤头有用。很快的我們就学会了怎样上子彈，怎样瞄准，怎样拆下来和裝上去等基本动作。

一到夜里，这里也象梁弄一样的緊張，成百上千的火把，象

一条火龙似的伸入高山，伸入深谷，人民在帮助我们埋藏物资。我们的縫紉机、印刷机、修械所的各种机器，打不响的砲彈、手榴彈、破爛了的步槍……紛紛疏散在不同的地方，岩洞、山谷、泥地，都成为我們的保險箱了。机器的碰击声、人的呼喊声，掩盖了一切。

村中晒谷場上，大火熊熊地燒着，这是我們在燒燬从群众手里收回来的抗币。群众看見了这副情景，感叹地搖着头說道：

“共产党对我们老百姓真是負責！”

这不是一个村子的騷动，整个四明山区，整个浙东，都是这样。

学 习

夜，黑得要命，真是伸手不見五指。就在这样的深夜里，我們悄悄地离开了杜徐村，翻山越嶺，来到了南黃村附近的山厂里。

“阿意叔，開門！阿意叔，開門！”阿銓同志輕輕地敲着山厂的門叫着。

“誰呀？”一个蒼老的声音从里面傳出来。

“是我阿銓呀。”

“噢，来了！”

随着这声回話，一綫灯光从窗縫里射了出来。

“呀！你們还在，好，好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”

阿意叔披着衣服，一開門，看見我們这一夥人，又惊奇又高兴地说。也許他以为我們全撤走了。

阿意叔全家都起来了，他的老伴忙着为我們燒飯，两个兒子去弄稻草为我們鋪地鋪。阿意叔自己悄悄地問我們道：

“你們是过路呢，还是不住了？”

他那沉重的心情，完全从他的臉上和声音上表現出来了。我們猜透了他的心事，就回答道：

“我們遵照党的指示，留下来了，决定和你們在一起……。”

沒等我們的話說完，他就嘿嘿地笑了起来，臉上的愁云早已无影无踪，高兴地說道：

“我早已講过：共产党是不会把我們丟了的，阿琴娘还不相信，成天提心吊胆的，愁得飯也吃不下，覺也睡不熟……”說到這里，他回过头去对他的老伴道，“今天你总該相信了吧！”

“又不是我不相信。我是想着过去那些討飯部队（指国民党部队）来了，不用說抽壯丁，拿捐稅，就是养只雞也养不牢。你說怎么不担心。現在总算好了，我放心了。”阿琴娘分辯着。

他們兩老一問一答地談着，引得我們也笑了起来。

阿琴兩兄弟搞好地鋪后，就依在我們身上要武器看，又問這問那，真是忙个不了。

阿意叔的家是一字形的五間平房，坐落在山腰的毛竹叢中，四周圍都是高山，不熟悉的人，根本不知道这里有房子。地方非常隱蔽，環境十分安靜。在这里我們進一步研究了地委特派員的指示，再談談自己到区里去的打算。在談話中，发现了有少数同志的情緒还不够正常，到区里去独擋一面地搞工作还缺乏信心。問題发现了，怎么办呢？不断学习才能进步，我們决定突击学习一下。

我們从書堆中找出了“整風文选”，大家就学习起毛主席和其他的領導同志写的文章来。白天分散在竹園里的草地上自学，晚上就集中在煤油灯下看書，我們頑強地学习着，有时实在疲倦了，就閉上眼睛休息一会，接着再看。

“你們这些人真奇怪，在这样的時候，还要白天黑夜的讀書。”阿意叔站在我們背后，又关心又好奇的說道。



白天，我們在竹園里自學。

“我們不是在讀書，我們是在找寶貝。”我們的同志半开玩笑、半認真地回答道。

真的，我們確實在找寶貝，這個寶貝能夠打開我們的腦子和心房，讓我們明辨是非，認清方向。這不是尋常的寶貝，而是无

价之宝、它能給我們无穷的力量和信心，我們不仅要拿它来武裝自己，而且还要武裝全县的黨員和人民，战胜那数以千百倍于我們的敌人。

一星期后，我們就集中在阿意叔的臥房里，漫談学习心得，檢查自己。

强烈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，照在同志們的臉上。这时，有的同志还在低头修改自己的发言稿，有的眼睛盯着灰黑色的泥牆，一面苦苦地思索着，一面在等待人家打第一炮。

“同志們，我先发言。”阿銓同志拿着自己的发言提綱說，他那瘦長蒼白的臉上激动得升起了一层紅暈，“組織上决定要我留下来坚持的时候，我思想上是有抵触情緒的，我不大愿意留下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离开大夥，我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苦痛，我的心已和部队連在一起了，部队走了，我的心也象跟着部队走了一样，所以什么勁也沒有了。以后，只希望我們这八九个人聚在一起，再也不要分离了……”

阿銓同志說到这里，面孔发燙，呼吸也急促起来了，一时說不下去，停了一会兒又說道：

“通过学习，我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些不对头，忘記了自己是个共產黨員，而且还是個区特派員，多大的任务要我們馬上去完成呀！我却产生了这种不正常的情緒，把一个共產黨員的水平降低到同群众一样，回过头来想想真太痛心了。”

阿銓同志講到这里就收住了。明夫同志移了一下身子，接着說道：

“我参加工作不久，部队北撤了，我心里当然是难过的，留下来坚持，也有些怕苦。后来我心里暗暗想道：領導同志能睡柴山、晒草地，难道我晒不来嗎？說到打仗，我也不怕。只是这支駁壳枪不能見人面，实在有点……”

同志們听到明夫同志說到这里，就“轟”的一声笑开了。大家